

在这个“男友告急”“剩者为王”的时代
我们相亲，因为我们还相信爱
相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今天你相亲了吗？
你找到你的绝配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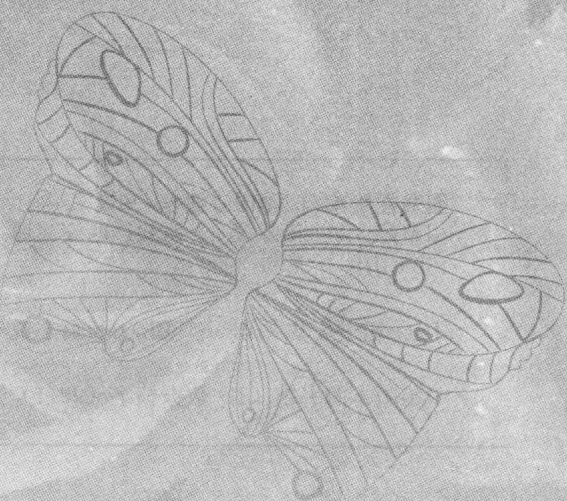


相亲纪

Blind Date Records

宁余心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相亲纪

Blind Date Records

宁余心 ©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亲纪 / 宁余心 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605-3922-5

I. ①相… II. ①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073222号

书 名 相亲纪
著 者 宁余心
责任编辑 周 冀 柳 晨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17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922-5/I·28

定 价 29.8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8526 (029) 82668522

读者信箱: xjtu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引 子 我是结婚狂 /01
- 第一回 桃花运 /02
- 第二回 腼腆内秀的男人 /05
- 第三回 遭遇富二代 /08
- 第四回 离不开妈妈的男人 /12
- 第五回 初恋“第二春” /18
- 第六回 表哥苏小绵 /23
- 第七回 大菠萝泡泡 /29
- 第八回 求医不如求己 /34
- 第九回 兵哥哥 /42
- 第十回 Sabrina的天使 /48
- 第十一回 江眉结婚了! /52
- 第十二回 我是警察 /58
- 第十三回 老爸荣归 /63
- 第十四回 假面的告白 /68
- 第十五回 回到起跑线 /72
- 第十六回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82
- 第十七回 雌雄双煞 /89
- 第十八回 江眉梅开二度! /96
- 第十九回 穷开心 /103
- 第二十回 苏家会议 /107
- 第二十一回 兄弟之谊 /111
- 第二十二回 我和大勇有个约会 /116
- 第二十三回 江眉二度离婚! /120

- 第二十四回 鱼尾狮之恋 /122**
- 第二十五回 离婚了，也别来找我！ /130**
- 第二十六回 情何以堪 /135**
- 第二十七回 “甜蜜美好”的七夕夜 /140**
- 第二十八回 江眉最孤单的夜晚 /146**
- 第二十九回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152**
- 第三十回 卓文君 /155**
- 第三十一回 情归何处 /160**
- 第三十二回 犹疑不决 /166**
- 第三十三回 群魔乱舞 /169**
- 第三十四回 陈永乐 /174**
- 第三十五回 苏宁的JP男友 /177**
- 第三十六回 炒鱿鱼 /182**
- 第三十七回 梦醒时分 /188**
- 第三十八回 人生无处不JP /196**
- 第三十九回 再见，苏小绵 /201**
- 第四十回 剪刀手Edward /204**
- 第四十一回 牵你的手不放开 /209**
- 第四十二回 石破天惊 /214**
- 第四十三回 齐聚一堂 /219**
- 第四十四回 完美曝光 /224**
- 第四十五回 谁都不是谁的谁 /231**
- 第四十六回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234**
- 第四十七回 从头再来 /237**
- 第四十八回 幸福在哪里？ /242**
- 曲终一 转角遇到爱 /244**
- 曲终二 为爱向前冲 /246**



引子 我是结婚狂

我叫苏宁，今年二十四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秘密。学历是大专，目前任职于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网络公司，职位是“行政助理”，月入不足2000，不是月光族，不是月负族，每月还能有存款大约500。有闺蜜两人，我们三人合称“三朵花”，只不过是“狗尾巴花”。

从小，邻居就经常夸我“可爱”，那是因为我长得前面有个大奔头，后面也有个大奔头，奇形怪状的大脑袋上长了一双像外星人一样的大眼睛！大人们不肯虚伪地说我好看，但又怕伤了老妈的心，只能勉强用另外一个可以夸任何小猫小狗的形容词来夸一个长得实在是很难看的孩子。

八岁的时候，老爸和老妈离婚了。我甚至记不得那个给我生命的男人的模样，只记得他什么都没带走，两手空空地踏出了家门。我曾仰着脑袋问老妈：“你恨老爸吗？”老妈只是笑着摇摇头，“不恨，与其在一起受罪，不如各走各路。宁宁，我们娘儿俩的世界，没有男人一样可以过活。”老爸再也沒来见过我和老妈，有人说他带着小三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我随了老妈的姓，改姓苏。至于原本姓什么，我也不想再提了。

二十一岁，我大专毕业。晃荡一年，经历过艰难的找工作之后，我到了现在这个公司。安安稳稳、没病没灾地过了两年，也算稳定下来。

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依然是单身，是个从没有恋爱过的“剩女”！其实用“剩女”这个词来形容我不太贴切，因为所谓的“剩女”——那些剩下的女人都是条件中上，有身材、有样貌、有学历、有品位的女人，而我是“全无人士”。

我也不是没爱过，只不过那些爱全是“单恋”。小学暗恋过邻居家和我拍洋画的小男生，初中时喜欢上学校足球队里高大威猛的帅男，高中时对才思敏捷说话刻薄的班长情有独钟，大学时比较可悲，因为系里都没几个男生，所以我喜欢的只能是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我的两位闺蜜，她们是我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江眉和郭嘉嘉。她们都是大学时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姐妹淘”。江眉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骨子里总带点傲气，不过人心眼儿不坏，也愿意帮人；郭嘉嘉则是富家女，这个“富家女”和TVB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我所说的“富家”只是“富”。记得开学的时候我们刚认识她，听说她家住在山区，她抱怨说，大学学费好贵，要卖掉一头牛，我们还想，这女孩真可怜，连学费都交不起。没想到第二年她又说，学费好贵，又要我爸卖掉一头牛，我们更加同情她。第三年她照旧这样说，我们疑惑地问她到底她家有几头牛，她认真地掰着手指头，想了半天说：“我也算不清楚，有几千头吧！”

江眉曾有过几个男朋友，有她以前的中学同学，也有她在工作中的同事，还有她在这聚会那聚会上认识的陌生人。本来以她的外在内在条件，可以找个不错的人早早结婚，无奈她

隔三差五就闹大小姐脾气，大吵一架后不管青红皂白就分手，恋情也就告吹。兜兜转转，她也成了单身人士。

郭嘉嘉从我们认识她开始，身边的男孩就没断过。她天真善良，总是讨好地给男生们大包小包的买好吃的，请人家看电影，去游乐场玩。不过她是三分钟热度，没两天她身边的男孩就会换，所以她算是有男朋友，只是没有固定的。

和她们不一样，我直到现在还是单纯得和出生的时候一样。她们两个总是指着我的脑袋骂我“白目”——这个词是郭嘉嘉看多了台湾偶像剧学来的，说我不应该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说我应该恋爱，不需要海枯石烂，也不需要轰轰烈烈，只要我别“宅”在家里，到外面去“猎艳”就会有“艳遇”，否则我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恋爱。

没错，只有恋爱才能结婚。

我要恋爱，我要结婚！

第一回 桃花运

又是星期二，苏宁最讨厌星期二，因为星期二晚上要去上会计课。

既要上班又要上课，不是一般二般的累。其实苏宁的工作并不复杂，无非是接电话，收发邮件，替BOSS做个会议记录这等杂事，但是这些琐碎的事堆积在一起有时候能让人忙得人仰马翻。充电——这是对自己要忍受这种残酷生活的“积极向上”的解释。

一进教室，苏宁就找准了最后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哈哈，这个位置最好，不会被老师叫起来到黑板上做题，打瞌睡也不会被发现。

苏宁刚把挎包丢在桌子上，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落座了。苏宁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人一眼，立刻就傻住了。活了二十四年，阅人无数，却从未在现实中见过如此英俊的男人。他皮肤黝黑，面庞棱角分明，眼神深邃，鼻梁挺直，很有男人味儿很完美的帅哥。

帅哥看到苏宁在看他，有些窘迫：“同学，你……”苏宁马上咧嘴傻笑：“呃呵呵……”苏宁笑完就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糗死了，糗死了，在帅哥面前说的第一句话就犯了傻！八成帅哥会以为自己是只会流哈喇子的二傻子！帅哥倒也不介意，他笑着看着苏宁的书：“你能借我画一下书吗？我是插班的，错过了前面几节课。”苏宁傻呵呵地把书递给帅哥，就那样傻呆呆地看着帅哥翻看着书页的侧脸。

为什么？为什么平时上课都那么漫长，今天的两个小时好像才十分钟似的。苏宁狠狠地拧了自己的大腿一把，不疼，橘皮组织怎么会疼呢！



“谢谢！麻烦你下次课前再借我用一下，今天没画完。”帅哥主动提出下次还要借书。苏宁忙不迭地点着头：“没问题，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说完了她又想抽自己：拜托，你二十四岁了，不是十四岁，别说话总那么官方，那么正统好吧？

帅哥冲她礼貌地笑笑，离开了教室。苏宁还在原地HCing。桃花运？！居然捡到帅哥一枚！

洗洗准备睡了，苏宁哈欠连天。手机催命似的叫唤起来，苏宁昏昏沉沉地“喂”了一声。

“今天的帅哥怎样？”电话那头传来江眉的坏笑声。苏宁一激灵，瞪圆了眼睛：“你怎么知道的？”“说你笨你就流哈喇子！”江眉在电话那头吼着，“闹了半天你居然不知道！你居然不知道帅哥的名字？看来我真是找对人了，真得找个人好好调教调教你这个榆木脑瓜子！”苏宁一头雾水：“江眉，你说什么呢？我有点困，脑子不转了……”“你不困的时候脑子也没转过……”江眉讥讽道，“还得我来说，他是我家一个远房亲戚，我还得叫他一句‘达中表哥’。刚回国没几个月，和国外的女朋友分手了，我想把他介绍给你挺合适。”“别闹了！长得那么帅，怎么会看得上我？”苏宁虽然嘴上那么说，心里却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再说长得帅的男人靠不住！”江眉沉默了三秒钟，然后爆发出一声大笑：“啊哈哈！你这么快就看上他了？！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江眉没有结束语，就这么着挂了电话。苏宁把手机握在怀里，心里还有一点紧张。桃花运？虽然是江眉给自己设计的桃花运，但是总觉得还像在梦里一样。

手机综合症。苏宁严重怀疑自己患了手机综合症，今天是第29次看是不是有人给自己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了。幻听，总觉得手机响了，马不停蹄地从厕所跑了出来，结果手机还是黑屏一片。

为什么？为什么帅哥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江眉也不说说她达中表哥的消息？

苏宁懊恼地拿起桌子上的镜子，对着镜子深深地叹气。镜子里露出的是苏宁那张圆圆的胖脸。什么流行不长什么，环肥燕瘦，偏偏在这个崇尚“燕瘦”的年代，自己生了个“环肥”。人家上镜都是巴掌脸，苏宁这个是八掌脸，有八个手掌那么宽的脸。双眼皮大眼睛，或者是单眼皮长眼睛也行，偏偏苏宁这个是笑眼儿，一笑就会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纤细腰肢”，“亭匀长腿”，那些词从来都不是形容苏宁的。

饿滴神啊！什么时候长了一颗青春痘？苏宁狠狠地把青春痘挤破了，自己除了一张还算光洁的脸能看以外，真没别的优点了。

苏宁忍不下去，她悄悄地躲在厕所里给江眉打了电话：“江眉，是我，你上班呢？忙吗？说话方便吗？”江眉打断了苏宁：“你今天说话怎么那么啰嗦？哦，是为我表哥的事吧？那个，别想了，我表哥说你不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以后可以做普通朋友常来常往啊……”

虽然苏宁心里知道这个事本身就不能报太大期望，不过还是万分失望。还没开始，就已

经结束了！常来常往个P啊！形同陌路吧！

可能是听苏宁这边一直沉默，江眉在那头叫着：“苏宁，你没事吧？别难过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会有别的好男人的！”苏宁失落地回应着：“我没事，真的没事，我就是来上厕所，没事给你打个电话……”

苏宁挂断了电话，她把马桶盖放下来，坐在上面不知道是哭还是笑。该哀悼已经逝去的一段不曾开始的爱情？还是该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而嘲弄地傻笑呢？

又是星期二，苏宁甚至厌恶起这个星期二来，不是因为会计课，而是因为那是帅哥——江眉的表哥向她借书的日子。苏宁把会计课本丢在桌子上，完全没心思听课。

“嗨，能把书借给我画一下吗？”苏宁感觉自己幻听了，她把贴在桌子上的那张沮丧的胖脸抬起。OMG！怎么又是他？他怎么还有脸来！

“苏宁是吧？咱们还没正式认识，我的名字是葛达中，纠葛的葛，通达的达，中心的中。”帅哥有个好SHI的名字，拗口又不好记。苏宁不说话，她在想江眉这个达中表哥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对自己没意思，何必又来自我介绍呢？他当然不是来上会计课的，难不成是来羞辱我的？

达中表哥微笑着，他的笑有一种温暖人的力量。“我拒绝你不是你不够好，是你长得实在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苏宁在心里“呸”了一下：借口，托辞，真狗血！“如果我接受你，对不住你，好像我还在她的影子里出不来，你也不想当替身吧？”达中表哥说得有够煽情，“你就也像江眉一样，以后也叫我达中表哥好了。”达中表哥？真恶心！以为是恶心巴拉的让人哭得肝肠寸断的韩剧吗？“好男孩总会遇到的，缘分还没到而已。”

达中表哥站起身，好像要离开了，苏宁暗自松了口气。只见达中表哥走上了讲台，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起来：“以后你们的基础会计课将由我来上，我的名字是……”

苏宁用课本遮住了脸，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脸已经由红转白，由青转紫了。

苏宁把包里的东西倒腾出来，摆放在餐桌上清点。钱包、手机、钥匙、镜子、护手霜、纸巾……苏宁不禁暗自感慨：多正常，我是多正常的女生啊！身高体重都普通，长相也勉强算端正，至少没有小时候那么诡异突兀了，学历中等，有工作，不啃老，会做几个能填饱肚子的菜，也能洗衣服收拾屋子自食其力，难道就是因为这种平凡才淹没于太平凡的大众中了？

“我的个老天爷啊！停车排队就排了二十分钟，这日子没法过了。”郭嘉嘉一坐定就呼天抢地的，“苏宁，你每次都摆摊收拾东西，你累不累啊？”苏宁把中午吃饭找的几毛钱放到零钱包里：“我这叫有条理。”江眉紧挨着郭嘉嘉坐下：“这叫强迫症。”苏宁其实有点怕见到江眉，所以不敢抬头。

江眉直接招呼服务员点菜，郭嘉嘉凑在江眉身边，好奇地问：“你不是说给苏宁介绍了



一帅哥么？怎么样了？”苏宁脸蛋上三条黑线，郭嘉嘉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江眉翻看着菜单，心不在焉地说：“俩人不来电，没感觉。”

苏宁有点不满江眉没实话实说，自己明明对达中表哥很“来电”，是人家对自己没感觉。但是江眉给自己留了面子，没对郭嘉嘉这个没什么脑子的家伙说些什么倒是自己庆幸的。郭嘉嘉也没追问下去，她转向苏宁：“我就说长得好看不靠谱嘛。苏宁，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这个还排上队了？上一个还没凉，这就马不停蹄接上了？

江眉头都没抬，但是话音里带着笑声：“什么？你给她介绍？得了吧，肯定没好鸟。”

郭嘉嘉笑眯眯地看着苏宁：“是我一同事的同学。大学毕业，国企上班，爸妈都退休了。人特别特别老实，绝对是个好人。”这些基本条件都还不错，苏宁根本没理由拒绝。郭嘉嘉掏出手机，翻着电话本：“我给我同事打个电话，把你手机号给他，你们单线联系，好吧？”

苏宁没来得及说什么，只听见江眉在挑剔那些碗有裂缝、筷子不是一次性的毛病了。

第二回 腼腆内秀的男人

苏宁好好地打扮了自己，粉底、睫毛膏、唇彩一个都没少。俗话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但是这话对苏宁来说不太对，因为化妆要漂亮也得有个好底子，脸盘过大再怎么收也不如磨骨，眼睛太大化了眼线就跟凸眼金鱼似的，大嘴涂完了就是一张血盆大口。苏宁扭了扭腰，好像最近几天肚子上的游泳圈又厚了一层。还好现在是冬天，也看不太出来，只说是衣服穿得厚就是了。

眼瞅着收拾好了9点过半，苏宁终于忙忙叨叨出了家门。大周末的还堵车，苏宁满怀歉意地发信息说自己恐怕会迟到十来分钟。短信回过来苏宁也无语了，那人也说他路上堵车，要晚半个小时。

约在了商场门口，10点才刚开门。没有接头暗号，没说左手一支玫瑰花，右手一只大青蛙。干冷干冷的，苏宁觉得脸上的粉开始结霜往下掉渣。门口也有三两个戳着的男人，苏宁一个个审视着，猜着到底哪一个才是今天要见的对象。一个瘦高，风一刮就快倒了的类型；一个脸上青春痘横生，可是看起来却有四十岁年纪；一个披头散发，狂野艺术家形象……苏宁心里打着鼓，生怕见到的是和上面这些人一样恐怖的青蛙。虽然我是恐龙，但是我不想找青蛙。

在门口徘徊了十几分钟之后，苏宁的手机响了。“我在门口，穿红色羽绒服。”苏宁下

意识望去，一个短粗短粗的男生背对着自己。

挂断了电话，苏宁鼓足勇气向他的方向走去。身材不是问题，不要太吓人就好。苏宁用尽所有能力展现一个微笑出来：“你好，我是苏宁。”

一张不青蛙的脸。圆乎乎的，还有两条像小新一样浓黑的眉毛。苏宁笑得整个腮帮子都僵硬了，不见“小新”的回复，只好继续说：“咱们去聊会儿天吧？”“嗯。”“小新”吭哧了一声，自顾自向前走。没有自我介绍，苏宁心里嘀咕着，算了，反正我知道他叫什么，干脆叫他“小新”好了。

俩人一前一后、漫无目的地在商场里溜达着。苏宁后悔穿那么高跟的靴子出来，一是累得脚疼腿疼，二是这样一来比“小新”同学还高了好几公分出来。

“你渴吗？”苏宁忍不住问，商场里的暖气热得人口干舌燥。“小新”抖了抖眉毛：“还行。”苏宁忍不了了：“我渴了，想喝点东西。”“小新”恍然大悟：“哦……”

苏宁随便找了个有饮料卖的店铺，买下两杯带冰块的可乐，她把其中一杯递给“小新”。“小新”受宠若惊：“呃，我不渴。”苏宁自己在心里说：我受过高等教育，是有教养的人，所以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可乐泼丫脑袋上。

还记得动画片里那个整天唱着“大象大象”的那个贫得能把人折磨致死的小孩吗？尽管有些色，有些无厘头，但是小新是个多么活泼可爱的小孩啊！至少有他在的时候，你不会沉闷，不会压抑得想死。苏宁一直觉得自己属于内向的，不曾想世界上还有比自己内向几百倍的人。

“你想看电影吗？”苏宁突发奇想，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哦。”“小新”同学点头，“行。”苏宁早就料到会是这个回复，所以她马上加入到排队大军中去了。票买好了，苏宁欣慰地看到“小新”抱来一大桶爆米花。

电影不算有趣，也不够煽情，再加上到了午饭时间，饥肠辘辘的苏宁连想打瞌睡都没机会。“小新”捧着那个爆米花的大桶，边吃边看，既不和苏宁讨论剧情，也没有把爆米花分给苏宁吃的意思。

漫长的两个小时，苏宁就借着大银幕的那点微光，看着小新的侧影。难道你就是郭嘉嘉口中那个“老实人”么？我管你是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管你是不是在一个好单位上班，管你每个月是不是有N千块，反正我是受不了了！

电影散场，“小新”耸了耸眉毛：“都1点了，到哪儿去吃饭吧？”苏宁展露出一个微笑：“我下午还有事，先走了，拜拜！”苏宁华丽地转身，把“小新”抛在身后，不去想他的想法，不去看他的眼神，大踏步地向门口走去。

一进家门，苏宁就拉下靴子的拉链，左一脚右一脚把它们甩了出去。她仰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肚子咕噜着抗议，饿过劲了，居然把吃饭这茬儿给忘了。苏宁向屋里喊着：“老妈，老妈，你在没？”没有答复。哼，一定又出去打牌了。老妈自从退休，就生活在吃喝玩乐中了。



上午上网斗会儿地主，下午打上几圈麻将，隔三差五约个同事去跳舞，周末有可能还约上网友去 KTV，她丰富的业余生活比苏宁潇洒多了。

苏宁只穿着袜子跑到门厅，准备穿上拖鞋去厨房找点吃的果腹，手机不适时地响了，苏宁把来电者猜个八九不离十。

“喂，嘉嘉，我猜就是你。”苏宁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打开一袋方便面。“你这么早就回来了？”郭嘉嘉是来探听消息的。“太阳都快落山了。”苏宁抖着调料包，“我正准备吃饭，我老妈不知道又去哪儿了。”“你是中午太腼腆没吃饱？还是吃饱了又饿了？”郭嘉嘉奚落苏宁。“你就别提吃饭了行吧？”苏宁负气地把方便面和调料包都丢到锅里，她想要抱怨几句，但还是没说出口。“怎么了？那个人怎么样啊？快给我说说。”郭嘉嘉饶有兴致地问。“唉……老实过头了。”苏宁挑了最不打击人的借口，“有点性格不合吧。”郭嘉嘉连忙阻止：“什么就性格不合，你就跟人家见了一面就不合啊？你别下定论嘛，再相处相处……”

苏宁张口结舌，在郭嘉嘉说话的同时大脑飞快地转着：难不成是我太挑剔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只能是暗恋而不是相恋？我知道郭嘉嘉她是真心为我好，而且以她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应该不会是错的意见，尽管她是失败经验大于成功经验。

“那好吧，我再和他相处相处。”苏宁向郭嘉嘉道谢，“谢谢你还惦记这事。”电话那头传来郭嘉嘉的笑声，很舒缓的笑声：“和我就别客气啦，祝你好运，改天一起吃饭。”

挂断了电话，苏宁握着手机发呆了好几分钟。相亲是件多么痛苦的事，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要坐在一起谈话，一起吃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任何交集。该说什么呢？说工作？难道和他说我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又无趣的工作？说爱好？说就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带着猫粮去喂公园里的流浪猫？说理想？理想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说现实？现实就是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苏宁拼命地摇了摇头，摇晃掉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锅里的水都扑了出来，浇在火苗周围，发出“啦啦啦啦”的声响和一股刺鼻的气味。苏宁忙手忙脚地拧了阀门，又丢过来一条毛巾盖在煤气灶上。糟糕透顶，什么事都干不好！苏宁抱怨着，直接去端锅的把手，结果烫得她一咧嘴，随手就把锅给扔了出去。满墙的面条、红烧牛肉佐料汪汪地沿着瓷砖往下掉。

苏宁看着这“满目疮痍”，哭笑不得。

又一个周末，苏宁和“小新”又约会了。上次电影是“小新”花的钱，所以这次吃饭是苏宁请客。苏宁同意和“小新”吃饭，也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想给自己一次机会。

点好了菜，“小新”也不说话，就把筷子劈成两半，搓着上面的毛刺。苏宁只好开始说话：“你和我同年？”“小新”笑眯眯地：“是。”“那你几月生日？”苏宁无聊，只好找话题。

“你猜？”“小新”故作神秘。苏宁真是没心思猜他的生日，但是迫于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猜下去：“既然比我大半岁左右，那就是5、6月份吧？”“小新”嘿嘿笑着：“是。”“5月？”苏宁只好继续猜。“小新”神秘兮兮地摇了摇头。“那就是6月吧！”苏宁实在无奈。“小新”点头，等着苏宁猜下去。“这太难猜了吧？”苏宁一想到6月30天就害怕，“你给我个范围。”“上旬。”“小新”也没含糊，一下子把范围缩小了20天。“那6月8号吧？”苏宁挑了个好日子。“不对，很近。”“小新”还饶有兴味地提示着。“6月9号？”苏宁往后说了一天。“小新”摇头。“7号？”苏宁想这次一定是猜对了。“小新”笑着看着苏宁不说话。苏宁觉得自己还是错了，只好继续猜：“6号，要不就是10号？”“小新”抿了下嘴，很羞涩地笑了下：“是7号。”CAO！苏宁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句。有什么话直说成么？我是真没时间和你玩这种“游戏”！

菜终于上来了，苏宁想终于可以吃饭不再继续这种无聊谈话了。“小新”边吃边说，终于说了句不雷的话：“你平时有什么爱好？”苏宁本来想说自己那句“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但是没好意思，“就是上上网，看看电影，没什么特别的。你呢？”“我很喜欢看日本动画片。”“小新”抖了抖眉毛，“想学日语，这样就能看懂原版的了。”

苏宁终于觉得“小新”这点爱好自己算是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他接下来却不是表露“学习的雄心壮志”：“但是挺难的，听说。我这人脑子不好，所以学了几天就不学了，记不住。你说我学还是不学呢？”苏宁使劲咽了一口米饭，噎得她喝了一大口茶水：“呵呵，你自己想学就学呗。”“我看还是算了，学不下去。”

“小新”正说着，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嗯嗯啊啊地说了几声，就挂断了。苏宁并不想打听他的私事，“小新”先打了报告：“一会儿你还有事吗？”苏宁仔细想了想，大概是想约一起看电影或者聊天吧，就摇头：“没事。”“那吃完饭我送你去车站吧！刚才我大爷给我打电话，说他家三缺一，让我一会儿和他们去打麻将。”苏宁刚觉得平静的心又燃起火来：你大爷！“那你得陪他们打四圈吧？”苏宁知道老妈平时爱玩一会儿。“一般都得打八圈！经常通宵的！”“小新”草草地划拉了几口饭，好像等着苏宁快点吃完。苏宁撂下筷子，微笑着招呼服务员：“结账！”

第三回 遭遇富二代

苏宁回家路上就给郭嘉嘉打了电话，说必须和“小新”古德拜了！郭嘉嘉原本还在电话那头想要再劝说什么，但听苏宁那么气哄哄的，也就没死乞白赖强求。她听苏宁一直说话冲



动，便说：“要不你过来找我们吧！我和江眉还有达中表哥一起吃饭呢！”

苏宁一听到“达中表哥”，顿时心都抽紧了。自己除了上课，真不想再见到葛达中那张脸了！可是，也不能下辈子都这么扣扣索索不见人了吧？去他的达中表哥，我还是可以微笑着和他吃饭，告诉他，我今天也把人给甩了！

苏宁自己给自己鼓气，笑眯眯地站在他们面前。郭嘉嘉惊异于苏宁的好脸色：“苏宁，你来得真快！”江眉喷了一口茶，半抬着睫毛看苏宁：“我就知道这事成不了，以苏宁的个性，怎么受得了那么闷的人？”

苏宁虽然半拉耳朵听着，另外半拉却在听达中表哥讲电话。只是个吃饭的场合，他却依然穿着打扮得干净清爽，下巴上光光的没有蓄胡子，但是又不是小白脸那般惹人厌恶。

江眉见苏宁眼神直勾勾地瞅着达中表哥，不由得想要开玩笑：“达中表哥，你不是还要去机场接人吗？快走吧，路上堵车。”达中表哥抬胳膊看了看表，示意江眉不要打扰他讲电话，然后他起身拿起羊毛外套，对她们三位女士做了个优雅的歉意姿势，便走出了餐厅。

待达中表哥走远，苏宁才落座，坐在了刚才葛达中坐过的位子。桌子上只有一杯已经半冷掉的咖啡，看来达中表哥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苏宁忍了忍，但还是没忍住：“江眉，你表哥要去机场接人？”江眉看着苏宁，诡异地笑着：“是，他前女友回国，他去接机。”苏宁忍着不让自己骂出声来：滥情！前女友回来，他倒还真体贴！

郭嘉嘉眨巴着大眼睛，对苏宁的落荒而逃感到万分不解：“苏宁，你为什么要和人家分手？”苏宁还没来得及张嘴，江眉就不慌不忙地张了口：“像苏宁这种性格的人，你怎么能给她找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P来的人？”虽然江眉这话不中听，但的确是一语破的。郭嘉嘉嘬了一口橙汁：“可是人很老实啊！而且他很有童心，很喜欢看漫画和动画片呢！”苏宁没好气地说：“没志气！”郭嘉嘉也没生气，只是还是不太理解：“不喜欢这种人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就像我表哥那样的。”江眉得意洋洋，“达中表哥又高又帅又有修养，气质超赞。”“长得帅又不能给我刷卡。”苏宁咕哝着，“你表哥条件很好，关键他看不上我。”郭嘉嘉突然大叫：“有钱人啊！那我认识不少，你等着，苏宁，这次一定包你满意！”

其实苏宁对郭嘉嘉的这次介绍还是感到非常的不靠谱。自古就有“门当户对”这么个说法，其实不是全无道理，虽然现在已不再有古时地位身份的尊卑之分，但是却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出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

这次郭嘉嘉给苏宁介绍的是个小开，他老爸有个家具厂，暴发的程度比郭嘉嘉她老爹要强上几百倍。不过小开没好好念书，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就到外国去混了几年，结果学没所成，就还留在老爸的家具厂里帮忙。

苏宁收到小开的短信，说会接她下班，然后一起吃饭，看电影。没有听过他说话，总之信息发得可是不温不火，不急不躁。

苏宁刚一走出办公大厦，就看到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停在马路边上。苏宁定睛看了一下车牌号，确定是小开告诉她的号码，打算走到副驾驶那边敲窗户问个清楚。她刚走近，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打开了车门，他行动敏捷，很迅速地跑到了苏宁面前，“是苏宁吧？”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就迅速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上车吧！外面挺冷的。”

苏宁只是粗略地看了小开一眼，除了有点弱不禁风，也没别的。人倒是很细心、很体贴，苏宁不由得给他加了几分。小开有单手开车的习惯，很酷，看来是“老手”了。他和苏宁聊着天，既不腼腆，也不张狂，似乎用小开形容他有些贬义了。苏宁舒了口气：郭嘉嘉终于介绍了个靠谱的人。

小开找的吃饭的地方苏宁认识，既不优雅，也不小资，不过是避风塘那种可以一次灌个水饱的嘈杂场所。小开把棉外套搭在椅子背上，灰色的羊毛衫，很帅气的打扮。他掏出烟，递给苏宁，“抽烟吗？”苏宁局促不安地摇摇头。小开也不再谦让，自顾地抽出一支烟，熟练地点燃，猛吸一口，吞云吐雾。中南海。苏宁瞟了一眼烟盒，不是普通的白色盒，上面还有七彩的花纹。

小开直截了当地问苏宁：“你家几口人？”苏宁一怔，对这种调查户口的方式很不喜欢：“我和我妈。”“你爸呢？”小开不屑一顾地弹掉了烟灰，“没了？”即使那个男人是自己深恶痛绝的，但是苏宁还是不希望有人咒他死。“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单亲家庭？”小开说话真是直言不讳得让人难以接受，“那你该不是心理有点问题吧？挺没安全感那种？”话是不假，苏宁承认，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不爽。“那你和你妈还住在一起？”“对。”苏宁也不想计较什么了，人和人就是想法和说话方式不一样，“是我妈单位分的宿舍。你还和爸妈住一起吗？”“早就不住了。”小开好像就等着苏宁问这句话，“我爸给我在北城买的房，不过不大，才100多点；我爸妈住那套大的，有140多。”

苏宁黯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便又找了话题：“那还挺好，车也是新买的吧？”“不是，高中毕业那年就买了，我这不出国的么，也没机会开，所以还跟新的似的。”小开弹掉了烟灰，“不过桑塔纳差了点档次，真是掉价，想让我爸给我买辆君威开开。你可不知道，我试过，手感倍儿好，就连那个皮的味都特别好。”苏宁讪讪地陪着笑脸：“现在油价挺贵的……”小开一翘二郎腿：“人活着还不是图一个舒服，我是享受型的。哈哈哈。”

看出来了。苏宁啜了一口饮料，对小开扯出一个有些茫然的微笑。

苏宁不记得老爸长什么样了，因为他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经营他的爱情了。

上小学的时候，看着别的小朋友有爸爸接送，苏宁好生羡慕，因为老妈总是要加班，或者干脆忘了接她放学。有好多孩子都曾骑在爸爸的肩上，感受那种宽厚如山的踏实。也许在很年幼的时候，老爸也曾抱过自己，但是那在苏宁的记忆中都太模糊了，老爸在她的脑海里始终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小开说的不错，苏宁也觉得自己是心理阴影的。老爸带给她太多不愉快的记忆，所以她对爱情、对婚姻，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冬天也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小开带苏宁去的是游乐场。如今的游乐场不再只是孩子的天下，在里面痛快大笑的有各个年龄的人。苏宁没来过这个游乐场，一是平时空闲时间都宅在家里了，二是她总觉得这种地方不适合自己这个年纪的人来。

游乐场的票价不便宜，要150块一个人。通票，但是能玩的项目却是寥寥无几，要么排队，要么设备检修，最后苏宁玩的居然是小时候玩过的那种旋转木马。

苏宁骑在白马上，看着在栅栏外瞅着自己的小开。他长得一般，并给人一种古灵精怪的感觉，而且生活背景的不同让小开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气。不过，苏宁并不讨厌他。到底什么是爱情呢？就是这种感觉吗？

玩一圈下来，不过只有几分钟。苏宁跑到小开身边：“一会儿去玩什么？”小开很自然地揽住苏宁的肩膀，“去鬼屋敢不敢？”苏宁歪头看了看小开的手，他好像没觉察出来似的。“呃呵呵……害怕。”苏宁害怕，不知道是不是怕鬼。“没事，有我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小开的手从苏宁的肩膀移到了腰部——如果还算有腰的话。苏宁就那样僵持着走在小开的身边，她犹豫着，这个到底是怎么个状况？

鬼屋当然没有鬼，那些鬼是人扮的，鬼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鬼屋营造的是一种氛围，一种阴森恐怖的环境，幽暗的灯光，断断续续的声响，加上谁都知道这里是鬼屋，自然形成心理暗示。

进鬼屋的人不少，而且情侣偏多，鬼还没出现，女人们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就把苏宁给吓了个够呛。恐怕不会有鬼了，都被人吓死了！

小开一直揽着苏宁的腰，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苏宁的错觉，她感觉自己的腰上移了，小开的手已经从腰上升到胸的位置。即使隔着很厚的羽绒服，苏宁还是能感觉到他手的动作。不敢确定，紧张加上恐惧，苏宁感觉冷汗直冒。

就在苏宁还在琢磨这个状况怎么解决的时候，突然从墙角蹿出一只鬼来，块头很大，毛茸茸的，眼睛闪着翠绿的光。一般这种状况，女生早吓得惊慌失措躲进男朋友的怀抱，或者大哭大叫逃开。苏宁被吓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小开趁机搂住苏宁，手也伸进苏宁因为热而敞开的大衣里。苏宁知道这次不是自己的错觉，这是另外一只“鬼”！她冷静不下来，也不知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摆脱，就顺手从鬼手里抢过吓唬人用的大木棒，照着小开的脑袋就是“当头一棒”。

苏宁在鬼屋撞了“鬼”，被吓病了好几天。没去公司，手机也忘了充电，郭嘉嘉和江眉也是给苏宁老妈打电话才知道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

这等糗事让苏宁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就连老妈都在整天调侃她：“没想到大闺女你还是很彪悍的！”BH！老妈真会现学现卖，刚从网上学来的新鲜词她就开始活学活用了。被自己的亲妈调侃嘲笑，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星期三晚上，郭嘉嘉和江眉来探望苏宁。老妈很识趣地给郭嘉嘉和江眉准备了水果饮料，就去打麻将了。

老妈刚把门撞上，江眉就憋不住笑出来，“我的苏宁姑奶奶啊！你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要是别人早就连床都上了，你居然……哈哈……”苏宁身子向下出溜着，缩到被子里，“我就知道你得笑话我……”江眉笑个不停，郭嘉嘉却一本正经地说：“开始我还挺担心的，怕苏宁你会吃亏。他是个花花公子，经常会和女孩花言巧语的，不过我是没想到苏宁能把他鼻梁骨给敲断了……”“哎哟喂！”江眉捂着肚子笑得快要崩溃了，“嘉嘉你也很牛，你居然还不笑，哎哟……”

苏宁忐忑不安地看着郭嘉嘉：“那个……是不是要赔人家医药费？把鼻梁骨打断了，要赔好多钱吧？”江眉跳着脚，“人家还敢要你钱啊！这不就摸摸小手，摸摸小腰，你就这样，要是再要你赔钱，你不会把人家小JJ都砍了吧？”苏宁涨红了脸，“江眉你说什么……”郭嘉嘉环着双臂，煞有介事地点着头，“我看有这个可能……”

第四回 离不开妈妈的男人

等苏宁得病完全好了，家里来了位稀客——老妈的二姐——苏宁的二姨妈苏蓝。

苏宁有两个姨妈：一个是住在南方的大姨妈苏紫，一个就是同城而居的二姨妈苏蓝。苏家出美女，三个姐妹都相当漂亮。虽然二姨妈苏蓝已经五十岁，脸上脖子上皱纹横生，但还是抹得红红白白，穿得花枝招展，艳丽不减当年。苏蓝的老公——也就是苏宁的二姨夫在国家机关工作，地位不低，认识的人也都有档次，所以苏蓝自然而然地也就趾高气昂起来。大姨妈苏紫嫁到南方之后，逢年过节都不见得能飞回来团圆，基本也没什么来往；二姨妈苏蓝住在同城，但是她一直看不上自己的小妹——苏宁的老妈，原来嫌她学习差，后来嫌她工作不好，离婚之后嫌她没头脑。苏宁的姥姥姥爷过世之后，苏宁和老妈相依为命，基本上是一个亲戚也没有了。

“二姨妈。”苏宁知道苏蓝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她来一定有她的目的。“我瞅瞅，我们宁宁长这么大了。”苏蓝假装亲密地凑上来，扑鼻的香气，“真是越长越像你那个死鬼老爹了。”苏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说你姓了我们苏家的姓，这好模样咋就没遗传到一分一毫呢？”